

建寧府志卷之四十八

雜志四

拾遺

唐

嚴士則本穆宗朝為尚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迷路徘徊巖嶂數日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士則連叩其門良久竟無出者因窺籬隙內見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推戶直造其前自陳行止因遣坐於盤石之上士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百七十一

英

則具陳資糧已絕請以飲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煙爨因自起於棟樑間脫紙囊開一粒煮之良久微有香氣視之已如掌大曰此可療饑渴即取鑊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塵羣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既還不喜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時盧僕射耽味玄默聞而致之門下及聞方伯之說

以處士奏官自梓州別駕作牧建溪時年已九十到郡纔週歲卽解印歸羅浮

熊博爲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崖崩嚙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視之則有銘焉其詞曰筮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感嘆爲移葬他里中有八詠詩其一曰唱義扶唐室同時此握兵風高鴈行失遺像凜如生博後仕至工部尚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

二百九十七
英

葉富沙卽富沙廟神相傳唐進士係吉陽里葉源人石塘巖徵稽可查

五代

王延政審知子也天福六年延政請於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建州爲鎮安軍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改鎮安爲鎮武延政數與曦治兵相攻判官潘承佑屢諫不從曦使者至延政語悖慢承佑長跪切諫延政怒顧謂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佑不顧聲色

愈厲八年延政建國稱殷改元天德以承佑爲
吏部尚書楊思恭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時國
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
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承佑上
書陳十事言甚切直延政大怒削其官爵勒歸
私第開運元年朱文進等作亂延政遣吳成義
帥戰艦千艘討文進唐聞閩亂遂發兵攻之成
義聞有唐兵詐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大兵
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
吾曹世事王氏今授職賊臣富沙王至何面目
見之帥三十人趨重遇第斬其首示衆曰重遇
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踴躍從之遂斬
文進迎成義入城傳二首於建州二年閩之故
臣共請延政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
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而令指揮
使王仁諷將兵衛之賞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
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初光州人李仁達浦城人陳繼珣俱叛延政奔

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說仁諷殺繼昌及成義
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峰寺僧卓巖明
素爲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爲帝延政聞之族
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會漳州兵討
之漢真至福州仁諷聞其家夷滅開門力戰執
漢真斬之巖明無他方畧但於殿上喫水散豆
作諸法事而已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使仁諷
屯西門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
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叛富沙非忠人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四

三百三十一

英

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屬者與建兵戰
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
義此身十沉九浮死有餘媿因附膺痛哭繼珣
曰大丈夫殉名利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
禍仁達聞而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仁達乃
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於唐亦遣使入貢于
晉唐以仁達爲節度或告延政福州援兵謀叛
延政收其鎧仗兵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
以歸爲食唐兵圍建州旣久建人離心或謂董

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焚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拔建州延政降思安整衆奔泉州三年唐兵攻福州克其外郭仁達固守築二城遣使求救於吳越吳越發兵救之明年吳越反唐兵取福州殺達夷其族

章仔鈞建安人甘貧好學天祐中王審知據福州謙抑下士鈞撰三策獻之審知喜薦於朝以爲西北面行軍招討使嘗語人曰吾觀章仔鈞寬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五

三百五十一

英

仁子孫必有厚福卒贈太傅妻練氏智識過人小校王建封違軍法當刑練氏活之逃至江南爲將領南唐伐王延政命屠其城建封率所部倍程趨建安令軍中毋得擅殺遣軍吏先入城訪練氏知無恙乃步至其家厚以金帛遣練氏拜曰我輩曾蒙夫人恩活豈敢忘報夫人親戚內外乞錄示姓名當保全之且以白旌授之使植旗於門特以戒士卒勿犯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軍賊附亂止三十五六人今城中居民不

下六七萬口妾不先死而貪生可乎氏願殺一身以免城中老幼我何忍忘大義而屠此民於是建封止戮其附亂者餘皆全活後仔鈞子孫累世顯官人以爲活人之報

潘承祐字乾休建安人王延政鎮建州爲節度判官及僭位欲以倖臣楊思恭爲僕射承祐上疏切諫延政囚於私第南唐平建州得承祐拜禮部侍郎判建劍等州凡征租刑獄選舉人物皆決焉以禮部尚書致仕今建城有侍郎尚書坊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六

三百十六

文

皆以承祐得名

鍾模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居崇安之會仙里博學多識善爲文南唐主景愛之擢爲吏部郎中叅預國政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使周留不還會南唐以蠟書誘周將坐貶耀州司馬召拜衛尉少卿尋遣還唐爲禮部侍郎數使周往來傳命三省之柄悉預焉唐主困於用兵謨請鑄永通泉貨遷知尚書省事因議立太子及請令張巒巡徼都城積怒唐主貶國子司業流饒州尋

殺之廢永通錢謨嘗鑄鐘施僧寺人言鐘成模
破後果驗弟訓南唐知尚書省事官至銀青光
祿大夫行建州司馬弟譚將仕郎太常奉禮部
知崇安場事

彭瑞字武仲崇安人祖遷官至千牛衛上將軍父
漢台州軍事判官瑞通經史南唐時任建州兵
馬都監仕至殿中監嘗上書請以溫嶺鎮爲崇
安場邑人立祠祀之今縣所奉三丈神其一則
瑞也子孫多顯者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七

三百十一

張靄字伯雲好學善屬文李氏據有江表靄恥事
僞朝潛入汴京登周顯德二年進士知新州宋
建隆中除侍御史數諫諍一日太祖方於後苑
彈雀靄亟請入奏事及入奏太祖怒曰常事耳
何亟爲靄曰臣謂亟於彈雀太祖益怒引斧柄
撞靄口墮二齒靄徐拾而懷之太祖曰欲訟朕
耶對曰敢訟陛下自有史官出爲河中府判官
太宗卽位召還密啟裨贊爲多晚年齒落殆盡
太宗賜以嬪御爲具膳羞當時號爲國老官至

左司員外郎卒年八十四賜葬西京洛陽之尹村贈太傅子嶠岐嶠子倣

宋

朱懷英字晉老建安人建炎初詔求文武材畧出倫之士有司以懷英應聘隨幸維揚坐後至罷歸既上書云懷王以方五千里楚地帶甲百萬不能報父兄之辱臣常憤此願爲朝廷銜命責之以義而大兵繼進臣雖不免酈生之烹亦足仰成陛下孝弟之志雖死猶生也時方議和不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八

三百十一

果用呂頤浩贈以詩曰建安之山高倚天建溪之水直如絃建安人材更豪氣名與山水爭流傳往年國步偶歆側上書欲得君王識更欲携書見敵人但知議論忘誅斥滔滔天下皆如此無人解作朱君語有語不用君何傷留與人間作遺史其家迄今藏頤浩親札云

趙善沛字濟世一字興甫建安人父不稿登進士官至朝奉郎善沛克紹家學登淳熙二年進士歷官攻苦食淡過於寒素居私杜門人罕識其

面嘗賦雪詩云兒笑真珠滿盤碎女疑荷葉雨
中來道人心下無些事三個柴頭品字煨終於

南康守

陳升之建陽三桂里人將生母荆國夫人嘗聞卧
榻有聲者累日索之無所見既產升之其聲遂
止得大蛇蛻於薦下鱗甲首尾俱備惟腹下脫
一鱗升之既長腹有鱗可磨指甲後封秀國公
江側建陽人嘗與游定夫施景明葉祖洽講肄於
邑之石山山素靈怪一日忽有梧葉從空墮下

建寧府志

卷四十八

拾遺

九

三百十二

葉書云集諸賢於此故名集公山既又墮數葉
皆書諸賢官字自是靈怪屏息後定夫等皆爲
名人顯官

陳軒字元輿建陽人未第時夜夢一官府前有兩
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
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但龍圖閣直學士軒
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
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守杭州有達官乃以
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踰七十不應杖

竟與俄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
決卽死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
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

軒以龍圖閣直學士師成都徙長安乞鄉郡知
福州時建陽士大夫年踰八袞者九人曰傅朝
請者名鏐字範民八十七曰王朝請者名恕字
百達八十六曰王承奉者名奎字光明曰劉奉
奉者名顏字幾叔曰陳奉議者名夫字剛中各
八十三曰李奉議者名飾字元質八十二曰呂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六

三百五

大夫者名蒙字蒙儒八十六曰呂奉議者名又
字仲儀其一於其是王朝請倡效洛陽故事爲九
老會相與作詩記東陽之盛軒亦年八十聞之
移書願預且乞更名十老後弗克遂卒於官

歐陽凱士字彥成建陽人爲文敏健建炎中一舉
不第屬兵興上書論當世得失時以爲狂躁編
管洪州久之得還徜徉玩世預知其將死之期
有無旁集一編

參文公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

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困必息而復與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見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焉

見筆談

張南軒平生所資而期於明道救世者晦翁一人而已其規切晦翁之語如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春秋償所取之息不過備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十一

三百三十一

文

耗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奮然欲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此則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又來者多云會聚之間酒酣氣逸悲歌慷慨如此等類恐皆平時血氣之習未能消磨不可作小病看又慮元晦學行爲人所遵敬眼前多出已下平時只是箴規他人見他人不是覺已是處多他人亦憚元晦辯論之勁排闥之嚴縱有所疑不敢以請恐諛言多而撓論

少異日流弊不可免念世間相知孰踰元晦切

磋之義敢後他人

黃氏日抄

吳氏壽昌曰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

陰處竟日日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

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紀錄雜說

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

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

歸去來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

朱子語錄

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七

三百十

言者之意亟以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

置之度外不煩過慮又曰今為辟禍之說者固

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

光

朱子語類

文公慶元庚申三月初九日卒蔡九峯書夢奠記

云自初二日來至考亭先生初六日改誠意一

章令詹淳謄寫午後不復出書院初九日大風

拔屋左右梧桐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

先生尋卒大賢闢造化之運如此

文廟配享原只有顏孟二位宋熙豐間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歿而配享位顏子不繼則具顏孟居左而王獨居右繼又欲易顏右而王左之繼又欲易去宣聖而專祀安石當時會無一人阻之者蓋安石之婿蔡卞王爲此議時相蔡京其兄也會有編梨園雜戲者粧王安石與孔夫子爭長夫子使子貢以辯屈之不得又使子路以力屈之不得最後群弟子拽出公冶長曰若非孔門佳婿耶他人東床君乃爾易孔之議

建寧府志

卷四十八

拾遺

三

三百五

始寢朱文公建竹林精舍時特添曾思二位於

顏孟之中後遂泮設四配蓋定自考亭也

見輟耕錄

蔡元定賤道州疾革俄有星若大石墜於牖間頃之元定逝後數月所寓之隣何八公者夢元定云汝可別賃屋我居此間不便將爲都護所據矣踰旬果有新任都監來僦居又一日州人歐陽春夢元定曰汝爲我雇六七僕能轎者我得旨許歸葬春異之往郡中問則歸葬之命已下矣

劉崇之爲兒時書齋文籍爲鼠嚙戲書一判示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爲謝次早於書几上得銀一片人以爲異後崇之果侍郎其後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大呼曰明日劉侍郎渡河見奉獄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人以以爲異云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十四

三百十一

劉滋未貴時嘗夢神人携卮一盃大小百餘顆令吞之劉吞十四卮文纍纍見於腹間後更中外十四任而任專城者九

劉夔侍郎少肄業山中一夕方觀書有手藍色毛毳然從窓隙入爲剔燈劉素有膽氣遽執其手花押於上斥使去鬼曰吾不能去矣哀告倚

耶乞去所書押劉如其言鬼手遂縮劉後果爲
侍郎

劉堯冀未第時謁靈西乾夢王者賜詩云卜日陰
沉雨皇都喜乍晴浪平龍角穩風細馬蹄輕後
領鄉薦就試南宮放榜之日積雨開晴果擢高
第爲南安倅

蘓東坡送章惇出守湖州詩方丈仙人出渺茫高
懷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身世何緣得
兩忘早歲歸休心尚在他年相見話偏長只因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十五

二百九十六

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又絳闕雲臺總
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鼎中龍虎黃金賤松下
龜蛇綠骨輕霄水未渾纓可濯弁峰初見眼應
明兩卮春酒真堪羨獨占人間分外榮菊坡叢
話言東坡二詩甚佳前詩言其出渺茫而終貴
顯後詩言其好爐火而餌茯苓皆善譚也子厚
得詩不樂數日

胡文定安國負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必要其
成知惡必去必絕其根自幼少已有出塵之趣

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
嘗好弈棊先令人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
弈耶後不復弈爲學官京師同僚勸之買妾事
旣集慨然嘆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是以爲
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
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
思曰非職事所在卽止罷官判南僚舊餞行於
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留公
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按間清坐講論不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六

三百三十四

爾

覺暮晷壬子赴闕過上饒有家居從臣治饌延
公飾姬妾請奉酒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
步阨陞豈吾徒燕樂日其人赧而止辭受取舍
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默雖宴閒獨處未
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所業有合意則
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爲高見怠慢不處必
頰感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
宴集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
問其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士子有自遠來學者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
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知爲窮理之漸以敬
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子愛人以德
小人愛人以姑息

胡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
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
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此後遂不復
性急矣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巽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六

拾遺

十七

三百一十

爾

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
竒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
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會後京城破金欲立張
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秦抗論以爲不
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
後秦自金營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經筵之名則
秦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
微隱一二有難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

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朱子語類

章厦奏致堂先生胡寅天資凶勃敢爲不義寅非安國之子不肯爲親母持服此其不孝之大罪也寅初傳會李綱後又從趙鼎建明不通鄰國之間其視兩營播遷如越人視秦人肥瘠後來梓宮旣還皇太后獲就孝養寅乃陰結異意之人作爲記文以爲今日仕進之人將赤族而不悟此其不忠之大罪也遂有新州之命

明陳絳金壘集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母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七

三百十九

以多男欲不舉時康侯未子而康侯夫人取而子之旣長俾自絕於本生不爲心喪止服世父之服致堂遵行之致堂本生母歿亦不解官持服斐然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悉卒爲右正言章厦所劾謫置新州蓋檜意也致堂每讀史亦惓惓發明爲人後者義謂不得復顧其私親蓋斬以自見而不悟康侯自有子其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期而心喪必終三年蓋情之所不能違而亦禮之所許者曾大儒君子不辯此

乎晉賀群婦陶其弟喬婦無子乞群小息率於孩抱子字之及朞喬妾張生子纂驃騎將軍顧榮謂群曰喬已有男宜使率還後群亡率漸長成向喬乞還表於朝母陶復有辭尚書張闓糾於議令率還陶竊意致堂宜尊率比不然與爲人後亦可畏耳

張南軒見胡仁仲仁仲辭以疾健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十九

三百一十

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杖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游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文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成誦如流且能言其同異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纚纚可聽李光知宣州會李成擁衆攻城議遣官求援於岳飛道路阻絕寮皆憚往中孚時爲光門客慨然請行挾十騎由間道走大平見飛與飲屢起請飛曰君姑飲援兵已至竟復矣圍遂解事平光欲請於朝官之中孚力辭竟不仕

劉琪少時嘗謁夢於大乾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
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
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琪荅以屬對時月
照窓隙上曰可令對斜窓拗明月諸王方思索
間琪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繆文龍淳祐中在京庠與陳魁峰相厚一日辭歸
求魁峰書謁建漕陳昉歸次衢之江山縣乞靈
於江郎廟夢遊一所官舍廊廡邃深有儒官數
輩巍冠博帶邀其間少頃有一人捧一盂飯進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十

三

繆視之則真珠飯也餐未半進飯者復奪之初
未測其意及來建寧投書於昉昉謂繆曰西津
鎮建安書院有朱文公真西山之祠今請君爲
堂質一月可得官楮五百貫之俸少爲養廉之
助繆欣然至祠悉如夢中所見及會食堂中飯
未畢而繆之母訃已至遂以憂去信知一飯食
之微亦有前定且悟真珠飯者乃朱文公真西
山也

彭九萬字好古崇安人德祐元年爲太學生上書

言賈似道誤國不報入元不仕至元二十年黃
華倡亂時九萬客縣之石臼里中山寇以兵脅
使從已九萬斥之卒遇害九萬工詞賦或謂其
有楚騷之風

楊億初生時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
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
父曰吾聞問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
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
焉體猶紫毳尺餘既月乃落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三十一

三百二十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而剛勁寡合有譖之真
宗者一日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
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
示之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
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出乃知
必爲人所譖由是佯狂奔於陽翟歐陽文忠集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
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
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頃刻之

際成數千言真一代文豪也

黃覺浦城人一日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去見一
道士在側命與同飲既罷道士掬水寫呂字始
悟其爲呂洞賓道士曰明年江南相見果得官
江南及期見道士出大錢七文又次十文又小
錢三文與之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數寸曰歲
旦以酒磨服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年七十
餘藥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
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三

三百十六

章訢浦城人天聖中試禮部上黨有蓋抃者亦預
計偕忽夢人告曰建州章天和作狀元汝必登
第抃至京訪訢具述其夢旣而三舉不利慶曆
間復到省題詩於邑之泗州嶺庵壁上云十年
三上未登科此去行期晝錦過上黨有人傳預
兆夢生頭角見天和遂於賈黯榜中第嘉祐二
年訢子衡作大魁抃是年始特奏名訢後官至
澗州長史累遷左光祿大夫

長天覺熙寧中爲渝州南川宰章子厚經制夔

狎侮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
亢之檄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入同
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
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爲上客歸而
薦諸王介甫遂得名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與
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
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麩五兩肉八兩
魚酒佐之以此爲常亦不服煖藥唯呼吸氣晝
夜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六

拾遺

三

三百二十

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呼
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

潘植浦城人大觀中兩以鄉薦上禮部夢童子以
詩一聯示之云才分南北東西國爲報三秋桂
子香建炎戊申車駕駐維揚累舉得官夢中之
詩始驗

郭績浦城人將生之夕母夢天上有書數十字旣
覺止記一績字已而績生因名之

徐清叟浦城人子婦懷孕十有七月不產舉家憂

危忽一婦踵門自言姓陳專醫產徐喜留之以
事告陳婦曰此易耳令徐別治有樓之室樓心
鑿一穴置產婦於樓上仍令備數僕持杖樓下
候有物墜地卽捶死之旣而產一小蛇長丈餘
自竅而下群僕捶之舉家相慶酌以禮物俱不
受但需手帕一方令其親書徐某贈救產陳氏
數字且曰某居福州古田縣某處左右隣某人
異日若蒙青眼萬幸出門忽不見心常疑異之
後清叟知福州憶其事遣人尋訪所居隣舍云
於朝贈加封號并宏其廟宇

真文忠公帥潭將之任詣蔡仲默作別戶庭潔幽
竹樹茂美如適君平子陵之居伯季聯席衣冠
偉然如圖續中見古人物李敬子公晦蔡元思
繼至引觴命醉各論輒發雜以辯爭竟日散去
不知別離之可重也

楊敬仲謂真西山曰希元有志學問顧未能忘

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不知所謂先生徐曰子
常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
語道余按此語與張南軒所規朱文公者一律
宋家諸儒其嚴如此文忠跋楊文
元公行狀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
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
隱於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峰山下畜一牝
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十五

三百十九

馬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語先人曰
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生今晦翁表章四書
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先人喜甚益謹芻秣後
牧於山林竟失所在

宋元之際有歐陽生者其名器虛閩郡人蓋道家
者流莫月鼎之高足弟子也善內鍊精炁結爲
嬰兒從頂心出入保養純熟於是冷然御風而
行倏忽千里朝發漳泉暮抵建水與人相見談
笑飲食自若而其本體偃然在靜室中若酣於

睡也方外之士謂之出陽神其弟子馬月林嘗侍歐陽生於青華道院適值仲春上丁縣大夫方祀宣聖月林乃問曰老釋皆以修鍊爲道故其不與生死俱變若儒者之學則不在此未知仲尼之神果能長存否也歐陽生曰善哉問吾當出吾神往觀焉然後有以告吾子也於是歐陽生趺坐靜室凝然不動月林穴壁而窺之少頃忽見其神自頂飛出浮空而往維時文廟庭燎輝煌俎豆具陳樂舞竝作冠裳序立忽有一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十六

三百四十四

人絳袍玉帶由靈星左門而入歷東廡而上周匝大成殿廷轉西廡而下由靈星右門而出歐陽生進問之其人曰我文昌君也宣聖命我來察人誠否言訖步虛而去良久主祭官陞殿祭酒讀祝文時一道太素之氣皎若匹練自天而垂貫入廟廷祭畢冉冉復收而上他無所見惟覺清寒凜凜沃人肺腑歐陽生之神浮空而還復合於體若酣睡初醒揚眸噓氣啓戶而出與月林坐語嘆曰吾今乃知仲尼之同乎天也古

之真人飛神謁帝者未嘗獲瞻其象惟見金光
焜耀耳吾於仲尼亦然

胡致堂夫人翁氏密州司戶揆之女也生之前一
夕其祖殿撰夢有通謁者曰吾婺女星也當生
君家翌日翁氏生紅光滿室殿撰曰此必清貴
而壽者也長歸致堂以婦德聞見元孫者三累
封太原寧郡太夫人

明

黃仁字淵靜建安人少時受易於邵使陳孟然質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十七

三百六

疑其仲父居德內外皆得師學日進洪武辛亥
有司以仁名上福建行中書省試蒞棘闈主文
衡者爲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江唯志郭麟取
舍甚嚴及出榜選中三十人仁居第四明年會
試南宮銓曹急用材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
仁受學宋文憲濂濂甚愛之爲作黃淵靜字辭
而仁仲父居德者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程試
高等諸老生不中譁於庭居德請面試譁者持
筆不能下面頸發赤出後改名保元爲

許穆上饒人洪武初以明經擢政和縣丞有
遠近以廉能稱之三載秩滿行李蕭然或告之
曰公既却人之贖佛宇山有磁石盍往取焉以
供路資初是山之神甚靈將取磁石必致禱焉
許則往亦不能多得及公之往也未嘗謁神而
觸手皆磁石也以之攝針則啣尾而起聯牽五
枚六枚而不斷凡得數十斤持至京師會大將
軍下海求磁石爲指南用甚急遂售之每斤易
銀一斤

建寧府志

卷之四十八

拾遺

二十六

三百卅五

鄒文通甌寧吉陽里人相傳明成化進士歷任江
南布政尚有子孫能言之

零香姐建陽同由里地名大岐頭邑民李氏先墓
所在林木深茂外臨孔道近年來凡人家少俊
子弟過此輒遇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姿貌穠粹
子弟爲其所迷與之交接數年必死死已十
餘邑人傳言李氏子正統間嘗有處女名善娘
年十八歲而卒生時愛零陵香父母鍾愛此女
多以零陵香實其柩葬於先墓之旁

命過此者